

路两侧是田地和塘浦，更远处是细细的河流，河流两旁是排箫一般一直排向天边的意杨林。塘浦水有的已经干了，露出的秘密早已被阳光和秋风收拾干净，鸭和鹭鸟的脚印也渐渐淡去，结绳记事的意味将会被接下来的秋雨抹平、覆盖，并接以春水，再次让人对看不清的时间和世事望洋兴叹。也有遗迹一般的将涸之沟，与一群荷叶相濡以沫，可想而知的结局让人叹惋。芦苇要一大片一大片才好，一小片就少了苍茫，让人忍不住想砍了去，做煎鱼煮饭的柴火。

仲秋田野依然是丰盈的。大片的稻子一路铺向天际，极目皆是，场景煌赫。微风来，稻海微澜，还打着漩涡——由于那“漩涡”是有根的，就旋得有韧劲、持久。那金黄色的浪，或是青黄相接色的浪，彼此推动，彼此影响，彼此鼓励，彼此呐喊，苍天之下，平野之上，河流之侧，这黄河一般的浪，温柔而壮观。若是风大些，就是金色的海，摇摆的海，具象化的农耕史。

我捋下几粒稻子，一粒粒放入嘴里，嗑开，用舌尖与它们交流季节的深浅。一粒是瘪的，它们在生长中缺乏了什么，错过了什么。一粒还是浆体，微甜，微涩，甚至还有点苦，这是生命的中间阶段，谜面还未完成，谜底还未交代。剩下的几粒，都已经成形了，穿着坚硬的盔甲，准备去世间历练。

一个骑电车的人停下来，脚踏在地上，笑咪咪地问我：“回来了？”“回来了。”我不认识他，对他只是笑，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稻子黄了。”他启动车子走了，脚没放在踏板上，而是一路悬着，像是要随时再放下来，跟谁打招呼。这个季节人挺闲。清风吹拂着他的衣襟。

玉米地在一座五六户人家的小村边。大部玉米分都已经掰光了，秸秆横铺在生它养它也将埋葬它重生它的地里，秋风轻轻而仔细地翻索着什么，发出窸窣的声响。这样的声响在宏大的秋天里，不仔细听不见。

玉米地外，就着一根电线杆，恣肆地盘结着一挂扁豆。花也簌簌地摆动，就像蝴蝶神经质一样的翅膀。扁豆是青白色的，薄薄的。我喜欢吃这样的扁豆，比肥胖的红扁豆

好。不用切丝，也不用放肉，就掐掉两头的尖尖角，撕掉外缘的筋，清炒就好——那时候也只能如此素朴，也因此成了我味觉的偏爱。

记得上初中时，我与振生君相善，时常在他家过夜。他家对面不远处是村医院，医院的外墙披拂着扁豆花，一面墙都是，就像一面墙的蝴蝶。结了果实才知道是红扁豆，珠圆玉润，看来更有内容。据说红色的食物可以补血，我偷偷摘了几个老扁豆给母亲，母亲笑得很开心。第二年起，我家就有了红扁豆。母亲逢人就说是我弄的。大家都跟着恭维母亲。紧贴着扁豆的是一畦迟豆角，它比夏季豆角短肥，让人想起五短三粗的笑眯眯的人和他们的生来。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我更喜欢吃清炒的夏豆角罢了。迟毛豆的生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边缘化的，它们占据的是田埂、路边这样位置，就像一件衣服的锁边。这时候正是它们的当令，带壳煮就很好吃了，余肉毛豆汤鲜得让人差点咬掉舌头。想起梧桐树旁，掉落全部叶子的大榕下，我们兄妹三个坐在凳子上，六条腿上同担起一个圆形的簸箕，里面摆的就是带壳的毛豆。院子里簌簌的，老人在晾衣服，水珠一粒粒地往下坠。

车前草、马齿苋、苍耳、狗尾巴草——其实也是微型的黍类，稗子也是。马兰花、紫牵牛、巴根草，渐行渐远渐生。大大的天在头顶，一个人穿越田野，在秋风里回家，无法心静如水，却也不会心乱如麻。一个人在辽阔和静谧中，往往反而无法安静。一个人在辽阔中面对自己时，往往不知道是安慰，还是劝告。

是秋风了。我穿过许多作物的夹道相迎向家走去，父母兄弟在等着我。我知道他们会经常想起我，他们的念是《诗经》比兴体的，与作物和植物有关。父亲说：“老大插的秧活快。”母亲在菜地里莳弄庄稼，摘下一袋子的秋辣椒，她说：“真不知到老大怎么喜欢吃这个。”弟弟说：“老大，你还记得我们种在灶屋的桑树吗？”那是一个三季结果的桑树。他们说起这些，就是想我了。他们通过茫无际涯的作物想我，如植物一般，纪年更多，记事是《春秋》体的，简洁，像一根老茶梗。

秋风里的作物

□ 董改正



秋日

远远地望去，那些高过泥土的庄稼
像大地上停泊的船只
停泊下来的，还有沙哑的号子
汗津津的踪影
月色中的蛙鸣、鸟雀
以及高过船舱的雨露、阳光与芬芳
岸边，等待它的人没有上船
整整一天，我只看见干枯的船舷边
一双沾满泥土和荒草的手
不断地向身后的空地上抛着金色的浪花（富永杰）

槐树

门口的一棵老槐树
依然站立在我的视线里
高高的树梢
繁茂的绿叶
陪我多年
我爱多年（一 夜）

高粱长在低处

粗糙的粮食只适合盛在
粗糙的老式大碗里
回到丘陵四处。回到一丛根须的内心
回到高粱叶子啦啦啦啦地飘舞中
体验果实的进入，手高高扬起
掐住一穗红灯笼

而碗底一直在下沉
没过脚面的水，我小心翼翼地淌着

多年来我习惯于捧着
这种沉甸甸的粗笨
以至于看见细小白净的米粒
竟不知所措。以至于冷丁端起
那镶蓝花金边的细瓷小碗儿
竟有些失重（张凡修）

卧佛

丹山流霞筑莲台，
绝胜妙境法门开。
幻化祥卧灵秀地，
红尘炼心观自在。（苏万成）

松山古城

胡人牧马。鞑靶酿酒。
用血酿酒的蒙古部落，马蹄踏过冰凉的血管。
名震西陲的达云将军
身披残阳，站在明朝的风中
点燃最后一次狼烟。

“葡萄酒冷征人醉”。
黄土夯筑的历史，不问世事，一醉就是四百多年。
松山古城：
将军凯旋，十万将士怀揣一份家书
触摸冷兵器碰撞的寒光
倾听自中原大地亲人的呼唤。

风打开城门
一匹战马还在茹毛饮血，仰天嘶鸣
山川、河流、月光、大地，全都装订在一本线装的书。

烽火熄灭处，马兰花幽幽地开放
十万株藜身披太阳的颜色。
再高处，一群牦牛低头反当人间烟火……（刘 奎）

抖空竹的人

荒郊野外，或城市公园
两根瘦杆
一根细长的线
一只空竹，打开蝴蝶的翅膀

老胳膊老腿，腾挪闪跳
猴的迹象，一览无余

那越来越紧的呜呜声
疑是体内
失踪多年的豹子，啸叫山林（秋 石）

垦荒者

古铜色的胳膊山岩般的脸，
在红日照耀下一闪，一闪，
你伸出松树皮似的茧手，
握着钢铲屹立在荒石滩。

见我你弯着腰一铲又一铲，
钢钎砾石激起火星溅，
铲走了一堆堆乱石，
垒起了一根根田坎！

再从沟里挖来了淤泥，
铺出了一块块“海绵田”。
一丝笑影挂上你的唇边，
似闻到了五谷的香甜！

不管霜晨雪寒，
哪怕烈日烤得冒烟，
你咬着牙开垦荒地，
手裂血口背上汗流成川！

一尊铜像塑立在眼前，
你是中国农民形象典范，
正在努力实现富强的中国梦，
广袤的荒原在您的手中缩短……（颜士州）

母亲的旅程

□ 何汝锋



曾经因为一些令人不快的原因，我不得不在离家25公里的小城滞留了一段日子。独在异乡的寂寞，一如当时连绵的雨天，让我感到沉闷且压抑。

在乡村的母亲，终于不放心我，辗转反侧了几个夜晚后，决定到城里来找我。从乡村到城市，25公里，对母亲来说，注定是遥远的旅程——她不识字，从未出过远门，走过最远的路程是在年轻时走5公里的山路去赶集。她不知道我在那个城市的确切所在，不知道我的手机号，只知道一个模糊的地址，她要去的城市对她来说，遥远而虚幻。

但母亲已决定了。她洗干净了那身穿了多年的灰布衣服，刷干净自己做的布鞋，做好了旅程的准备。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母亲出发了。她步行2公里路，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她站在路边，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她就招手，然而过一辆不是，再过一辆还不是……晨风拂起她的白发。她努力向远处张望，张望。

终于有一辆车载上了母亲。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后，母亲站在了城市的车站里。四周的高楼大厦，让她四顾而茫然。这时，一群“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就是三轮摩的，开摩的的人朝母亲喊着：“大娘，坐我的车吧。”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在这陌生的城市，难道还有来自家乡的熟人？当她终于弄明白坐车要花3元钱时，她断然拒绝了这份热情——3元钱要买2斤水果呢。一向节俭的母亲从不花她认为多余的钱。

于是，母亲走在了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一身灰蓝布衣的母亲站在人行道上，手中捏着写着我的模糊地址的纸条，望着面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时不知所措，何去何从。斑马线、红绿灯，商店里嘈杂的音响……这里没有她熟悉的庄稼地，没有她熟稔的闭着眼都能找到的责任田，没有泥土的清香，她感到了陌生和茫然。

母亲走在人行道上，望着行色匆匆的人们。她犹豫着，终于伸出手，拦住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妇女，操着乡土味十足的口音，有点怯怯地问：你知道这个地方吗？被拦住的人看了看那个纸条上的地址，疑惑地摇头：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啊。一连问了几个人，都摇头说没有这个地方。母亲有些失望了。

这时候，已经是中午。街上弥漫着肯德基和汉堡包的味道。母亲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火烧，一边吃着一边继续她的寻找。她用脚丈量着这个城市的街道。

母亲见到我时已是下午两点了。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用摩托车载着她来的。小伙子见到我后，摆了摆手，未等我打个“谢”字，骑车离去了。那一刻，我对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充满了感激。

母亲向我讲述着她旅程的故事，轻松地笑着。我也笑着，眼角却湿润了。

寄信的老人

□ 李 亮



那天上午，我去邮局办事，正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忽然听到柜台里营业员的声音：哎，大爷，说你呢，把口罩戴好，带好再进来。循声望去，门口进来一个老人。老人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深蓝色的旧衬衫，一条黑色长裤。老人戴着一个皱巴巴的口罩，那口罩似乎被揉捏成团又拉展开戴上的一样，松松垮垮。老人听到女营业员的喊声，慌慌地放下手里的蛇皮袋，用手把口罩牵了又牵。女营业员看他窘迫的样子，扑哧一笑，问：“你是来办什么业务的？”老人把蛇皮袋往柜台上一放，笑着说：“我是来寄信的，给我八张印花。”说完从蛇皮袋里拿出一个破旧的蓝色公文包，打开拉链，小心地拿出八个牛皮纸信封。出于好奇，我瞟了一眼信封上的收信人——某某日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往外投稿，真的让我很震撼。我再看下面的落款，郑家岭郑在接。我一愣，再仔细打量，这不是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郑老吗？

那是去年夏天，办公室来了一位老人，穿着一件白衬衫，身材高高瘦瘦，面容黝黑，却精神十足。老人自我介绍说是郑家岭的农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进过几天学堂门，平时喜欢看书，写点文章。说完从袋子里拿出一沓文稿，说是自己写的，请主编看看能否发表。主编翻看着，一边感叹老人八十高龄还在写文章，真是不容易，然后把文稿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修改，争取发表。我仔细翻看了

一下文稿，这几乎是老人的自传，也是历史的缩影。老人听说有望变成铅字，开心得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

这次在邮局看到他，觉得他没有去年那么精神，背也显得驼了些。我叫了一声“郑伯。”他抬起头，仔细打量我，一脸疑惑：“你是？”我拉下口罩，笑着说：“郑伯，你不认识我了？你去年还到我办公室送稿子呢。”“哦哦，你是送我书的那个妹。”他恍然大悟，“哎呀，你的眼力真是好，还认得我。”我有点窘迫，我其实是看到信封上的名字才认出来的。我告诉他：“郑伯，您以后不用来邮局寄信，直接在电脑上邮箱发送就可以。”老人搓了搓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不会上网。我还想告诉他，这些寄过去的稿件很有可能如石沉大海，可能连拆都不会拆，发表的机会更是渺茫。看着他布满沧桑的脸庞，我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我告诉郑伯，他的文章下期会发表，到时出刊了我打电话通知他。他搓着手，眼睛里流露出喜悦的光：“真是太感谢你，太感谢主编了，太感谢了。”我有些难为情，我能为他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信寄好了，我们一起出门。他跨上车，笑着朝我摆摆手，轻快地踩着三轮车离去。目送老人的背影，我感慨万千，真正挚爱文学的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总会是一个灵魂芬芳而有趣的人，这样的人心灵永远年轻。

门槛

□ 姜国建

爷爷曾经引以为傲的，是我老家那高高的门槛——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朱漆木门，很是风光。那是爷爷用行医半生的积蓄完成的得意之作。

爷爷是位老郎中，识百草，通医术，方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找他医治。把脉、针灸、冷热贴敷，样样拿手，医道医术誉满乡里。小有积蓄后，爷爷便张罗着修房盖屋，高门楼、高门楣，还托人从外地买来一对石狮子，安置在门两边，看上去很“气派”，爷爷觉得特有面子，再三叮嘱我，切不可用脚踏在门槛上。

后来，父亲买了摩托车，进进出出的高门楣成了一个麻烦，想把它锯掉，爷爷坚决不同意：“要锯就先把我锯了吧！”无奈，只好作罢，找木匠做了一个平的缓坡斜梯，进出的时候垫在门槛上，每次都需要两个人帮忙推，着实不方便。高门楣在父亲眼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门坎”。

一次，邻村有位老人生病急需救治，爷爷让父亲用摩托车带他快点赶到，却怎么也找不到斜梯，只好跑去叫邻居帮忙，费了半天工夫才把摩托车给抬出去。病人终究没有被及时施以针灸，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从而落下了严重的偏瘫后遗症，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为此，爷爷很是内疚：“哎，要是早点赶到就好了，都怪这门楣啊，看来是该锯了它……”爷爷看着门槛，内心五味杂陈。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提升，现代化的农机具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我们家也购买了手扶拖拉

机、小型收割机等先进农具。这一次，爷爷那心心念念的高门楣怕是保不住了：“锯了吧，不然，这车是真没法开进来了。”爷爷没有含糊，但有一个要求：留下门两边的一对石狮子。那是爷爷最后的一点念想。

父亲拿来工具，准备锯掉门槛，爷爷情绪很低落，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故意远远地躲开。那曾经让爷爷引以为傲的高门楣，终于在滚滚的时代大潮中消失了。

再后来，随着村村通公路工程实施和汽车下乡等惠农政策措施的落实，我也和众多同龄人一样，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买辆车作为代步工具，进城购物、休闲旅游已经提上了家庭计划日程。

“买了车停在哪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爷爷和那看起来有点局促的朱红木门——没了门槛的阻碍，进出小型农机设备还勉强能过得去，但要想把一辆汽车开进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们都看我干嘛？”爷爷被我们看毛了“全拆了吧，以后啊，我交还喽……”

新大门落成了，是宽敞的红色大铁门，没有了门槛，进进出出畅行无阻。村史馆送来了捐赠证书：“您捐赠的朱红大门、石狮子、门框、门槛儿已被我馆收藏……”

新买的汽车开回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夕阳的余晖把傍晚的天空映照得分外迷人，黄昏里，爷爷拄着拐杖，蹒跚而行，那拉得长长的背影，在我眼前慢慢幻化成一道门楣，渐行渐远。